

李衍柱 著

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概述

山东文艺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概述

李 衍 柱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济南

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概述

李衍柱 著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3印张 256千字

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150

书号 10331·12 定价 1.25 元

序

蒋 孔 阳

翻开李衍柱同志写的《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概述》，第一篇是《文学典型与创作规律》。我一口气读下去了。我感到文笔流畅，内容丰富，既能给人以一定的历史知识，又能给人以一定的理论上的启示。因此，我感到这是一篇比较好的文章。

再看看全书的其他一些章节和详细的提纲，加强了我的这一信念。我感到本书首先对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典型问题，能够力图作出历史的探讨和介绍，因而加深了我们对典型问题的理解。过去谈典型，一般多从哲学的共性与个性上来谈，而很少从历史上来谈。即使从历史上来谈，大多也不过是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如亚里斯多德、波瓦洛、狄德罗、黑格尔、别林斯基等，而很少对典型概念在历史上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作出全面的分析与介绍。本书填补了这个空白。它不仅对典型问题作了哲学理论上的探讨，而且对典型理论的发展，作了历史的描述。它指出苏格拉底第一个提出了有关典型的雏型理论，柏拉图第一个使用了“典型”这个词，而亚里斯多德则第一个比较完备地阐述了典型的理论。然后

经过罗马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一直到马克思主义，方才形成了科学的典型理论。这样，典型理论的起源和发展，它的来龙去脉，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就比较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任何科学都是历史的科学。李衍柱同志的辛勤努力，使典型理论的研究也纳入了历史的范畴。仅仅这一点，我就认为本书的出版，就是有意义的。

其次，本书善于结合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实践，来探讨典型的理论。这在歌德与巴尔扎克二人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例如巴尔扎克，早在二十一岁就开始创作了，但直到一八三三年写《欧也妮·葛朗台》的时候，方才取得了成功。这是为什么呢？根据本书作者的分析，是因为巴尔扎克第一个十年的创作是盲目的，不自觉的，只有到了一八三三年，他才自觉地为探讨文艺创作的规律，而艰苦地进行奋斗。他把塑造典型，当成自己的任务。“巴尔扎克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正确地认识和掌握塑造典型人物的规律，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同时，拿巴尔扎克和司各脱相比，两人都是多产的作家，但司各脱远远不及巴尔扎克，那也是因为：“司各脱虽然创造了一些典型人物，但他并没有完全自觉地掌握典型创造的规律，没有由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认识。”巴尔扎克则相反，他是有意地要通过各种典型人物的创造，来写一部长卷本的十九世纪的“风俗史”，从而达到为法国社会当“书记”的目的。就这样，通过作家艺术家具体的创作实践的分析，加强了我们对于典型理论重要性

的认识。

第三，本书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基本上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原则和联系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实际。正是这一点，使本书不仅是一部关于典型理论的学术性著作，而且对我国当前文学艺术的发展，也可能发生某些实际的推动作用。本书把典型的理论发展，分成马克思主义以前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两个阶段，就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它无论是对典型理论作历史的探讨，或是联系创作实践来进行研究，它都尽可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者说：“在对典型问题进行探讨时，一定要解放思想，尊重生活的辩证法，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从客观实际出发，即从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与古今中外作家的创作实践出发，逐步把问题引向深入，以利于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使文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认为作者是在努力这样做的。

总之，我对李衍柱同志在本书中所作的努力和尝试，是比较欣赏的。我和李衍柱同志，本来并不相识。那是在一九七五年或一九七六年的时候，有同志问我：“恩格斯在谈典型问题时，引了黑格尔‘这一个’的讲法。黑格尔是在什么地方提出‘这一个’的呢？”我当时一听，愣了一下。平时我不知引用过恩格斯这句话多少遍，“这一个”也不知讲过多少次，可就是没有去查考这句话的来源。现在经旁人一提，才知道自己的疏忽。于是，去查找旁的同志有关典型问题的文

章，大多数和我一样，都不提；少数同志，说是就是黑格尔《美学》中所说的“这是一个人”。但仔细想想，总觉得有点不象。因此，我再到黑格尔其他著作中去找，结果在《精神现象学》中发见了黑格尔对“这一个”的专门论述。其实，《精神现象学》我也早已读过，但因为自己头脑中缺乏一根弦，就不能把不同的现象联系起来研究了。我找到“这一个”的出处，当即写了一篇《典型·典型化·典型环境》一文，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现收入拙著《形象与典型》）。不久之后，我在《外国文学研究》创刊号上，看到了李衍柱同志专门谈这个问题的文章，我感到很高兴。因为他不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且作了专门的研究。因此，在一次讨论典型问题的学术会议上，我特别加以介绍。想不到李衍柱同志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从此以后，我们就相互认识了。我感到李衍柱同志做学问比较踏实，而且年富力强，正是大有可为的时候。我祝愿他能够为社会主义的学术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

一九八三年七月八日于复旦大学

目 录

序.....	蒋孔阳(1—4)
引言 文学典型与创作规律.....	(1)
第一章 典型理论的萌芽.....	(10)
第二章 古典主义的类型说.....	(29)
第三章 启蒙运动时期典型学说的发展.....	(55)
第四章 德国古典美学中的典型理论.....	(87)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的产生.....	(148)
第六章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学典型的 基本观点.....	(172)
第七章 列宁论社会典型与文学典型.....	(288)
第八章 高尔基对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 的独特贡献.....	(317)
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352)
第十章 鲁迅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的 中国化所做出的重大建树.....	(382)
后记.....	(405)

引言 文学典型与创作规律

每当我们打开世界文学史，结合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优秀作品，一页一页静心阅读的时候，立即就会在你的面前展现出一幅幅绚丽多姿、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廊。

古希腊特洛依城下，一位年轻、漂亮、勇敢而又暴躁的将领——阿喀琉斯，正在挥舞着手中的利剑，向我们面前跑来。

在高加索的悬崖上，被马克思称为“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①的普罗米修斯，他为了把火盗给人间，给人类带来光明和幸福，正在忍受着黑暗的暴力强加给他的亿万斯年的无穷苦难。这时他正在向全世界呼喊：“看呀，话已成真：大地在动摇，雷声在地底下作响，闪电的火红的鬃须在闪烁，旋风卷起了尘土，各处的狂风在奔腾，彼此冲突，互相斗殴；天和海已经混淆了！这风暴分明是从宙斯那里吹来吓唬我的。我的神圣的母亲啊，推动那普照的阳光的天空啊，你们看见我遭受什么样的迫害啊！”^②

迈出欧洲中世纪千年黑暗的门槛，西班牙的著名骑士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9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见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罗念生译。

堂·吉珂德，手握长矛，腿跨瘦马，正在向羊群刺杀，同风车拼搏，他以自己独有的微笑的方式，与过去诀别，迎来了新时代的曙光。

身患时代的忧郁病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他徘徊着，思考着，创作出了一首震撼世界的人的颂歌：“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智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行动多么象天使！洞察多么象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①

在中国蜀魏吴三国争雄的年代，涌现出了多少英雄豪杰，诸葛亮、曹操、周瑜、孙权、刘备、关羽、张飞、黄忠、赵云等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在长期民间传说的基础上，通过罗贯中的再创造，他们一个个活龙活现地活动在那个时代的舞台上。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官逼民反”，“逼上梁山”，《水浒传》中的李逵、武松、鲁智深、林冲、阮小七、晁盖等人的英雄业绩和思想风貌，永为人民所赞颂。那个一蹦十万八千里，大闹天宫，降龙伏虎，呼风唤雨，具有七十二变本领的孙悟空，更是家喻户晓，人人称道。

投胎于“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中的贾宝玉，环绕着并且驱使他行动的，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四百多个人物，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迷人的艺术世界。林黛玉、王熙凤、晴雯、薛宝钗等等的声音笑貌仿佛就在我们眼前。二百多年来，宝黛的悲剧，不知拨动了多少人的心弦，又使多少人流下了同情的热泪。

^① 见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卞之琳译。

哈巴贡、葛朗台、高布赛克、纽沁根、泼留希金、严监生，这些生活在不同国度、呼吸着不同时代气息的吝啬鬼，各自的思想行为方式又是那样的不同。从西方的娜拉、安娜·卡列尼娜，到东方的祥林嫂、子君、繁漪，她们的灵魂是美丽的，她们企图挣脱旧时代的精神枷锁所做的种种努力，都是可贵的，但是她们都没有找到妇女解放的真正的道路。尼洛芙娜觉醒了，站起来了，我们看到她在工厂、农村，在火车站广场上，散发传单，告诉人们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喜儿新生了，走上了翻身解放的康庄大道。林道静终于挣脱了旧时代的锁链，唱出了一曲激动人心的革命青春之歌。即使我们走到天涯海角，有一个人物始终跟随着我们，这就是我们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塑造的那个不朽的阿Q。它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从阿Q——朱老忠——梁生宝——许茂，中国社会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

.....

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的人物。

这个长长的人物画廊，生动地显示出了人类艺术地掌握世界的历史过程，它是历代作家不断进行艺术探索和艺术创造的结晶。它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它象凸透镜的焦点一样，映显着一定时代、民族、国家社会生活的面影。这些人物，俄国的大批评家别林斯基，给它们起了个很好的名字，叫做“熟悉的陌生人”。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

的文学典型人物。

文学史上的事实是一回事，理论上科学地说明它又是一回事。当然文学史的实际又是理论概括的基础。那么文学创作与典型人物又有什么关系呢？换句话说，塑造典型人物对于文学创作有何等重要意义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牵扯到对文学创作规律的认识。

究竟文学创作有没有规律可循？回答是肯定的。歌德曾说：“艺术并不完全服从自然界的必然之理，而是有它自己的规律。”^①他认为文学创作关键是应抓住特殊，“从这特殊中表现出一般。”^②通过特殊表现一般，这就是歌德所揭示出的文学创作的规律。作家创造的“特殊”本身，又是一种完整体。艺术就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③几乎在歌德谈话的同时，黑格尔也在多次的美学讲演中，在谈到艺术理想时，明确地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④黑格尔谈的艺术理想，就是艺术典型。歌德和黑格尔在理论上的这些探讨，说明典型人物同创作规律有着内在的联系。

自觉地把塑造典型人物当作文学创作的规律，并以此指

① 见《歌德谈话录》第136页，朱光潜译。

②③ 见《歌德谈话录》第90、137页。

④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303页，朱光潜译。

导自己的创作实践的，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

一八三三年秋，巴尔扎克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同年年底该书作为《十九世纪风俗研究》第五卷正式出版。这部作品，“为巴尔扎克在小说中引起的革命盖了印章。”^①据司蒂芬·支魏格著的《巴尔扎克传》记载，当巴尔扎克创作《欧也妮·葛朗台》时，“他发现了指导他的工作的定律——描写现实，而用一种更有力的作风，因为他只限定去铸造几个典型人物。”^②这里他明确地把铸造典型人物看作是文学创作的“定律”。在巴尔扎克授意并且亲自修改过的达文所写的《巴尔扎克〈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序言》中，说：“艺术家的使命就是创造伟大的典型，并将完美的人物提到理想的高度。”^③在《〈哲学研究〉导言》中，达文进一步把巴尔扎克创作的法则，概括为创造“典型化的个性”和“个性化的典型”。文中写道：

在《十九世纪风俗研究》中，作者揭露了所有的社会创伤，描绘了各种职业的人，走遍了种种场所，研究了各种年龄的人，表现了男人和女人在发生人事的或自然的、身体的或心灵的变化时的状态，在描绘了这些社

① 见达文：巴尔扎克《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序言，载《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962年第3辑。

② 司蒂芬·支魏格：《巴尔扎克传》第229—230页，吴小如、高名凯译。

③ 达文：巴尔扎克《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序言，载《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962年第3辑。

会现象之后，作者在《哲学研究》里，则来考究这些社会现象的原因。在这幢建筑第一层里，挤满了成群的典型化的个性；在第二层里，则站着一些个性化的典型。这几句话表露了一种文学法则，而巴尔扎克先生正是善于利用这法则把情感与生命注入他所描写的世界中。^①

巴尔扎克把塑造典型化的个性与个性化的典型，看作是自己创作的法则，这是他经过长期的探索、学习，总结前人的经验得出的结论。

典型问题是一个老问题又是一个新问题，它实质上是一个人们对文学艺术反映现实生活的特殊规律的认识问题。特别是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叙事性文学中，显得就更为突出。在人类社会中出现了以描写人及其相互关系为对象的文学作品以后，人们就在不断地探索着创造这些不朽作品的规律性的问题。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就是最早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和探索的探索者之一。在他的《诗学》中，已经有了典型学说的萌芽。以后历代的美学家，在他们留下的理论遗产中，尽管他们各自使用的术语不同，几乎都程度不同地对典型问题进行过探索，结合他们的时代、阶级和文学艺术发展的需要，提出过自己的认识。因此，典型的概念又是个历史的概念，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国家民族，都有其不同的特点和内容。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

① 达文：《哲学研究》序言，载《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965年第10辑。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

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①

毛泽东同志批判了那种认为“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或者只要研究我国北伐战争的经验就得了的等等形而上学的观点。由于战争情况的不同，因此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②文学创作的指导规律，同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一样，也是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文学的发展而发展，僵死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我们既反对照搬西方的典型论，也反对照搬苏联的典型论——建国后我们就有过这方面

① 《毛泽东选集》第154—15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57页。

的教训。如何结合中外文学史的实际，适应今天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及其历史发展，从中探讨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典型问题，由于直接关系到文学艺术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的特点和规律问题，因此一直被国内外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所重视。许多著名作家也很注意这个问题，他们以自己的创造性的艺术实践，不断进行一些新的探索和说明。在我国解放后，从1956—1965年这十年间，美学界和文学艺术界曾对典型问题多次展开过讨论。十年动乱期间，正常的讨论完全被扼杀了，“四人帮”鼓吹的那套以“三突出”为主要内容的模式化、概念化的“典型论”占了统治地位，它不仅把我国的文学艺术引向了绝路，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遭到可悲的命运。粉碎“四人帮”，人民的思想大解放。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典型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且多次被列入全国性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的重要议题。尽管讨论中意见纷纭，但对问题探索的广度和深度，却有所进展。当我们仔细研究这些不同的论文时，可以看出，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就是：在对典型问题进行探讨时，一定要解放思想，尊重生活的辩证法，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从客观实际出发，即从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与古今中外作家的创作实践出发，逐步把问题引向深入，以利于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使文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同时，在典型问题论争的过程中，也尖锐地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诸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首先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典型问题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如何完整准确地去理解？我们是以经典作家所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从中学立场、学观点、学方法呢？还是把经典作家的观点看作是不变的原则，并以此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研究中一些观点的分歧，很大的方面，往往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理解的不同和运用的方法不同而造成的。

再一个重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的理论前提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典型论与马克思以前的典型理论的继承关系和根本区别在哪里？忽视典型学说发展的继承性，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否认其质的区别，比如我们也象历史上一些美学家那样，从抽象的人、抽象的人性出发去谈典型问题，那就不可避免地要滑向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

我们生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及其在今天的命运如何？这也是广大读者所关心的问题。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象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问题，叙事性作品还要不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典型论，从现实生活出发，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等等。这些都需要根据实践，认真加以考察、研究，明确作出回答。

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本书谈的仅是自己平日学习中的一些思考和认识。